

胡亥非編

國父事略

孫科

胡去非編

中山文化教育會
館研究會
國

父事國略

商務印書館印行

胡君好學勤研主義

總理事略編訂明備圖像合刊
彌具深意如見羹牆如聞謦欬
追惟過庭常懷 詔示敬付梓

人用貽同志

孫科敬題



緒言

中華民國 國父中山先生，以平民革命，創建民國，創立三民主義，期進世界大同；可謂功同日月，德並山川，中外古今罕有其配。本編之作，固無足表先生之武功；微意所鍾，實有望吾人之觀感。至若言「傳」，則不佞非但不能！亦且不敢！況以 國父勳名滿天下，更無待於此者。而今乃一再從事此役，始終不自量者，乃從 國父革命過程中之宣傳工作，本吾黨責任，吾人本分中之任務也。茲以事言事，而回想民國紀元前五年，一九〇七年丁未夏，不佞十歲坐買鄉村永康古山時，嘗見右鄰旅店，有湘軍數十人，往來宿住，聞係赴東陽剿「革命黨」者。時以年幼，又居僻鄉，不知「革命黨」為何物？惟傳言所得，嘗以強盜一流目之。某日早晨，見旅店主某，捆綁於柱，湘勇以槍柄傷其腰，某痛呼救命而已！村民過其前，側目而視，無敢爲之勸解。余不忍，急還家報吾父，父雖不平，搖手示莫敢誰何耳！及返店，某鄉如故，或且言將解縣辦罪。余心忐忑，未免怔忡，正在猶疑；見夜間曾在吾店市酒坐飲之湘勇一人來，告吾夥曰：汝可保他此後不多事乎？夥反語以指吾曰：此係店主人，可語諸！余不解其所謂如何爲多事？復有隨役之鄉人來告云：兵勇傳少付米錢十四文，旅店主則報以顏色；因觸勇怒，遂致於此。余乃答以只要你們不多事，小百姓那敢多事！勇則出其爲執之「保結」一紙，要余作保證，蓋圖章，余慨諾而應焉！兵去解，地方人尚竊竊稱不幸之幸。嗚呼！此兵勇也，國家用以保國衛民者，欠錢不給，反施淫威，隨意鞭撻，即與強盜有何分別？以此平亂，亂何能平？

經此而後，嘗向鄉村中所謂有識之士，詢問官兵與革命黨事，是非順逆，言各不同，道聽途說，詞多互異，量情度勢，則可斷定「革命黨」非強盜，官兵未必都好人。及辛亥鼎革，聞革命首領孫文任大總統，上下鼓舞，欣欣然有不勝其愉快者，方悟前之所謂「革命黨」果非強盜，因滿清政府腐敗，以救國救民而革命也。時 國父之名，雖滿天下，而窮鄉僻壤之中，風氣閉塞之處，尙未知 國父革命之目的，與夫經過之艱危；只以

大總統爲皇帝之別稱，孫文爲天生之天子，改朝換代而已！如何爲民族？如何立民權？如何講民生？雖自號開通之流，亦不能知其萬一；隨聲附和，聽人誤解而錯認之，以訛傳訛，而是非顛倒矣！及後，余客武林，得獲交蕭山沈玄盧（定一）先生，嘗語我以世界潮流，與夫國父革命主張及三民主義要義，開我茅塞，感若業師！此而後，竊不自諒，常留意國父之述作而研究焉；偶有所得，且作短文投諸報端，非敢謂爲主義之宣傳，要乃表其所知，冀同志作參考耳。而所謂國父之主義者，可於「民族主義」第一講中之「主義就是一種思想，一種信仰，和一種力量」。竊以無論何人，對於一種理論之研究，最先必有思想；有思想然後覺事業進行之條理，而發生信仰心；有信仰心，而後知事業之希望；有目的，方肯努力行之；故主義者實人人立身處世之標準也。如果個人作事無主義，則謂之盲動，從他人作事無主義，則謂之盲從，無論如何努力，決無成效。國父細察揣摩，發表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國方略、地方自治、外交政策以及一切政治問題、軍事問題、社會問題、農工問題、種種實業辦法，以中外古今學說事實，證明而融貫之，成爲整個之主義，即今日所謂孫文主義也。

國父之主義，非僅單純承襲中國固有之思想，更非國圖摹倣西洋今日之學說，固不能與毫無心得，初無發明者，可同日語也。茲將其內容分別說明，以補本編之所不及。蓋本編之作，完全爲敘事問題，而非研究問題，此處之所以附帶及之，而爲比較之研究者，便對照耳。（一）孫文主義，爲建設主義；國父致力於國民革命，垂四十年，其目的全在建設；革命乃不過其所採用之手段耳；世人不察，往往以國父只能破壞，不能建設，殊不知革命則爲建設之準備。因國父有理想之新國家新社會，爲欲實現其理想，不得不將其現在之不良者破壞之，不然，則無從建設也。倘使國父無新國家新社會之理想，即爲盲動之革命矣。所以革命雖有破壞之行動，然此破壞，乃爲建設之破壞。（二）國父當辛亥革命時，僅做破壞工作，未做建設工作，所以特別周密規劃，著述行易知難之心理建設，實業計劃之實業建設，民權初步之社會建設，與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國大綱之國家建設等，都爲闡發建設國家之理論及方略重要之著作。（三）孫文主義思想之途徑：（甲）求知：

國父鑑於國民深中「知之匪艱行之惟艱」學說之毒，國民皆輕於求知，不論何事，畏怯不前，不肯努力；於是力倡「行易知難」之說，以糾正社會之思想，使人明白「知」字之重要，方知努力以求「知」，欲求「知」之澈底，先須求組織與訓練，則應用會議規則方法，而力求純熟，既知之，自然能行其主義矣。（乙）博愛：國父平日爲人寫字，最喜寫「博愛」「天下爲公」。此「博愛」與「天下爲公」，可謂爲國父之口號與信仰。「博愛」兩字，乃我國固有道德；國父對愛之解釋云：「仁愛也，是中國之好道德，……古時有所謂「愛民如子」，有所謂「仁民愛物」，無論對於什麼事，都是用愛字去包括，……不過是，中國人對於仁愛，沒有外國人那樣實行，但是仁愛還是中國的舊道德，我們要學外國，只要學他們那樣實行。」其意義有三：（一）爲愛人而奮鬥：——即以自身爲社會之一份子，愛人即所以愛己，如能希望社會與自身之進步及幸福，即須爲愛人而奮鬥。（二）爲愛民族文化而努力：——無論任何民族，必有相當文化與歷史，爲社會所尊崇，以爲民族團結之基礎。國父生平非常尊崇中國文化，因中國文化是王道文化，以德服人，此所以三民主義與國家主義，有不同之點。國父謂：「由王道造成的團體，便是民族；用霸道造成的團體，便是國家。」所謂王道，是合乎自然；所謂霸道，是武力強制。國父在日本時，竭力宣傳王道文化，即所以發揚光大自己民族文化。（三）爲愛民族而革命：——中國自海禁開後，民族自信力，完全消失；國父以物質之落伍，尙不足爲患，但民族自信力消失，最足可危。因就歷史上說明中國民族，是向來富於獨立性，如五胡、元、滿洲，雖曾加我以壓迫，然相隔不多時，即爲我民族所驅逐，或爲我民族所同化，此等事實，國父每用之以鼓勵國民民族之自信力。（丙）天下爲公：孫文主義既不是狹義的國家主義，即世界民族應行共同生存，欲達到目的，須發展民族固有之精神文明，融合西方之物質文明，創造中國之新文化，以完成優良之民族，然後剷除世界上不均不安之根株，以扶助世界被壓迫民族謀解放，及與共同之進步，而造成互助之社會，達到世界大同。（三）孫文主義之使命：凡一民族，欲在世界上得立腳地位，必須自己努力於本民族之振作；現在中國之地位，正在泥犁地獄中，必先將民族之獨立自由平等恢復而後，方能完全獨立於世界；欲求達此目的，即先當致力國民革命。而國

民革命之第一着，首先「喚起民衆」，使得全國民衆之覺悟與同情，共同參加革命工作。惟僅喚起全國民衆，其勢力尚不足以赴之，故必須擴張其戰鬥力，而「聯絡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方覺有濟。而所謂平等者，須觀察其對我以真正之平等，確切不移後而可；不然，則反蒙其害也。在國民革命中之重大問題，爲「開國民會議」，作民衆訓練基礎；先生念過去之國會，因戶口調查不清，選舉極多舞弊，純粹由少數官紳包辦，不能代表真正民意，所以必須使人民再從職業上，或本身關係上，選出真正代表，來組成「國民會議」。一切國是，方有相當合民意之解決。國內問題解決後，次即爲對外問題，「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蓋中國數十年來，以帝國主義者之橫行無忌，軍閥之暴戾恣睢，以及產業之落後如此，財政之紊亂如此，民生之凋敝如此，俱是受不平等條約束縛之影響；吾人欲民族之獨立自由平等，第一即爲「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問題，此問題而得解決，國民革命方可告成功；先生四十年繼續不斷之革命，其目的即在於是，此目的可達，則主義之成效乃見。

當鼎革之初，國父感主義之不行，不得已託國事於袁世凱。迨袁氏叛國，國父兩次起義討之，袁氏奔後，北洋軍閥之種種跋扈行爲，仍見於北方。國父乃興護法之師，開府西南，雖不得償其志，然國法之不致中斷者，實繫於此。不佞得沈公指點以還，因念廣東爲國父發祥之地，爲國父革命策源所在；而國父又爲護法政府總裁之一，與之所使，東裝南行，由廣州轉漳廈，在護法旗幟軍之「護法援閩浙軍總司令部」作入幕之賓，職位雖非衝要，幸得主將之歡，使我利用時機，言其所欲言之國父革命主義，革命事業。故當九年秋，國父令陳炯明回粵討桂時，雖得李厚基之助爲多，而浙軍一部分之加入，亦不無少助其力也。惜乎！當時地域之觀念未除，難免雙方睽隔，政主人，將士思歸，當軸者遂乘機發令，浙軍以解散聞，不佞因隨衆走滬；事與願違，至滬而病，一腔熱血，賦告九霄。

病後，追思國父革命之艱危，不稍變其志願。因感吾人爲事，不能以一時之成敗，而易其平素之主張，要以存毅力、具決心、應教國父百折不撓之精神，堅忍不拔之勇氣，遇失敗之際，以縝密之工夫，檢討失敗

之所在，用爾言志，以附其思，萬不宜依違兩可，自誤前程。爲學國父之有始有終，以振民族頹唐之氣，金利赴義，爲救邦家將喪之危，吾人何幸而得此革命導師，盛逢當今聖哲，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嚮向往之，不佞以此爲心，並望天下人之同此心，此本書之作之前因也。惟史書之作，談何容易，而記國父之事，更不敢輕於嘗試矣；誠如胡展堂先生作挽國父詞時，有「思之大難，既不同友輩之悲，而又非常皇之頌。兼信達雅，乃爲得之。」以去非之孤陋寡識，不學無知，烏足以語此？惟時，不佞供職「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所」。館中有「萬有文庫」之輯，所列新書書目，不論或編、或著、或譯述，俱特約專門名家，碩學通博之士當其任。所備「孫文」一書，約定邵元冲氏任編纂，事過經年，待稿未至，欲再徵託，一時物色難人；館主任史學專家何炳松先生，以非平日頗能留心黨史，且於國父史事，尤爲關心。囑即搜集材料，導我編輯方法。承教而後，敬從命焉。於是謾用簡賅之筆，採正確之詞，勿濫爲褒揚，勿故行貶損，爲驚奇惑衆，自弄虛玄；一以述言紀事，記事成史，由生而終，循年編列，使讀者得知國父主義之一貫，與夫國父事業之順逆，並任句讀之下書明事實之來源，爲典則之依據，採用之書，大小不下百種，八月脫稿，所述者可謂無一字無來歷也。殺青稿本，呈諸負責者，均簽曰「可」。伏維國父功蓋萬世，德滿人間，今由末學之編，自問不勝恐懼！再三請館中之主筆政者，慎重將事，求政時賢：復經何炳松、朱經農、傅緯平諸先生過閱之後，寄京付託吳稚暉先生，以校正全責。月滿而還，見所標簽注盡爲精審，蒙題「當定本史傳未出時，而此長編式之傳記，最爲詳備；尤善於語皆有本，又能無所遺漏，暫時欲讀一小冊，能得總理一生革命之概要者，莫此書若矣」。得此結果，豈非始料所及耶！此一九二八年（十七年）孫中山先生傳之初試本所由出也。此而後，關於史事搜羅，則片紙隻字，視同珍寶，興味無窮。

然記載之作，世人每多懷疑，或因當局之偏私，或因文士之誇大，是以歷來史書，每多失實，弊根遂生。曾漱生氏日記中有「與申夫尚齋談軍中戰狀，雖同見聞，同在局中之人，而言人人殊，不足憑信，然史傳之不足憑信，亦如是矣」；而告尹杏農書又謂：「國藩久處兵間，雖薄立功績，而自問所辦，皆極極極之事，

於神速二字，幾乎相背；卽於古人論兵成法，亦千百中而無什一之全，私心既深自愧歎，又因此頗疑古人之書，皆裝飾成文，而不可以盡信。敵部如塔羅李鮑，外間有文人敘其戰績，已與當時事實迥不相符。竊疑古書亦復爾爾，儒者紀兵事，以遷爲最著，遷史以淮陰傳爲最詳，其中如木罌渡河，沙囊壅灘，國藩頗疑並無是事，今臨晉之黃河尚在，果木罌所能渡乎？沙囊堵水，溢漏如故，斷不能頃刻而成堰；水大則不能忽堵勿決，水小則決之而無損於敵，以物理推之，遷書尙可疑如此，則此外諸史，敘述兵事，其與當年實際相合者，蓋寡矣！誠爲確當之論，然亦有事實如此，而易使人存疑竇者，又不可一概而論矣。如本編第三十七節黃克強之服從國父，三十八節之奮勇向前，不顧險惡；及四十六節之到處顧慮，不戰而走，與改黨時之對宣誓署名簽押，而堅持其成見，前後判若兩人；揆其主因，要皆不澈底了解。國父之革命目的所致。然以克強之精明勇敢，尙不免使國父爲難，則其他之隨意附和者可知，日後陳炯明之變，更不足責矣！若以信史言之，以又不足爲人所憑信，而後之視昔，何獨不然。惟本書之作，堪以自信者，一以事實爲歸，無「裝飾成文」之可言；而國父之志，國父之行，始終救國救民爲心，一線牽聯，述其事者，固無庸偏私，亦無須誇大，如上所云之「探正確之詞」，「記事放史」諸說之以客觀地位，於經緯萬端之中，覓其康莊大道，此雖不敢自謂爲信史，要亦當不致遭人之謂爲謬說也，至「戰蹟與當時事實，迥不相符」，非身當其境者無由知此，曾氏之論爲有見矣。一二八「滬難」發生後，不佞謀食京華，從公之餘，間嘗採訪史料，見聞所及，知前作之不盡不實者凡三數見，如倫敦被難之被見誘，與冒險入虎口之欲誘引他人而還不測之難，一被勦一主動，兩者相較，關係國父之革命精神，距離之差，何啻霄壤；家屬中孫科之下有孫安，前編言之鑿鑿，及後親聞所得，全係虛無，諸如此類，故遺漏或遺誤者，似尙不止此也。而自承哲生先生相知以來，更得獲聽珍聞，補其不足，益咸有修正增減之必要；然國父生平事實，不僅卽以此爲完備，因以「事略」名之，此卽本編之所由成也。其與前書較，從十二章增至十五章，三十四節廣爲七十八節；以字數言，由九萬許而增加二十萬許，數量之差如此之巨，則詳略之差不言可知，故自視前之可信者，今又感過去見聞之少，不敢自信矣。此所望於海內賢達，舉

其所知而教之，使成完滿無漏，固不佞所切望也。

今者、國難當前，有加無已，國窮民困，一如滿清；而國父已歿！人失導師！政治不易推行，民智大都薄弱，而不肖之徒，行其假名欺詐，魚肉鄉人，貪汚之風，不僅「少付米錢十四文」而已！撫今追昔，能不喟然！國父一生革命，分「研究」，「宣傳」，「實行」三部，不佞無似，研究難見其功，尙有待於來日；實行以環境未可，不能言於今朝；而始終不懈，自勉行之不稍輟者，惟有致力於宣傳；倘使此編之作，能得國人同情，而閱讀之，以符國父遺囑中「喚起民衆」一語，則風氣移轉，民族丕振，亦意中事也。

本編脫稿後，得孫哲生先生，簡要振覽；吳一飛先生詳細披覽，校正增益，頗費周章；而戴先生恩賽與知好曾君啓輝，幫助搜討材料，非常熱心；至顧君鳳祥，一再任贍校稿本，寒冬炎夏，不辭勞苦，洵爲難得之助者，感幸之餘，誌此以鳴謝意云。

胡去非於南京 一九三六，一二，三。

一、本編編次，依 國父年歲敘述，一章一節，前後相聯；開首爲 國父之生與世系。結尾爲 國父之歿與家屬，一先一後，首尾相顧，有如連環。

一、本編所述史事之見於參考書者，務必參證 國父遺教以實之，其僅見於一書所記者非有正確引證，概不遽入。而編中有「國父謂……」或云、或稱，或感之引語，引下有「」括弧者，係 國父遺教原文；無括弧者，則從函電談話演講以及其他遺教中彙集而得，一依原意敘述之。偶有因文氣關係，亦僅於承接處作連繫之詞，對事實意義，均仍其舊，倘閱者稍加留心，則能知其出處。

一、書中人名，或用其名，或用其號，以當時事實爲依歸，首見之處，用（）附註之。

一、間有重要言論而又爲各節中未經見者，特列「遺教」一章，以補敘述之闕，閱者不難於各種 總理彙集中一檢得之也。

一、本編爲完全記事之書，關於主義之研究，鮮有論列，茲以作者所得，僅在「緒言」中作要略之闡明，藉爲本書之映照。

去非又識

目錄

第一章 兒童時代	一
第一節 誕生日期及命名	一
第二節 家世述略	二
第三節 幼年動向	三
第四節 蒙童見解	三
第二章 離鄉就學	五
第五節 檀香山留學成績	五
第六節 奉命歸國留心政治	六
第七節 選擇學校交結相知	八
第三章 革命運動	一
第八節 假行醫運動革命	一
第九節 上李鴻章條陳	二
第十節 興中會之產生	六
第四章 實行革命奮鬥與犧牲	一
第十一節 廣州起義之失敗	一
第十二節 避日轉美遊說洪門	四
第十三節 倫敦被難	七

第五章 完成三民主義後之革命事業

第十四節 三民主義之完成

第十五節 日本民黨之聯絡與清廷計及助菲律賓之獨立

第十六節 與保皇黨之交涉

第十七節 謀合同志起義惠州

第十八節 失敗後之大勢與革命風潮

第十九節 革命黨與保皇之論戰

第二十節 洪門改組與宣傳

第六章 同盟會成立後之革命方略

第二十一節 同盟會之成立

第二十二節 革命之歷程

第二十三節 爲宣傳創辦民報

第二十四節 發生國際交涉之革命同盟會第一次流血

第七章 革命軍戰役

第二十五節 潮惠之戰

第二十六節 欽廉之戰

第二十七節 鎮南關之戰

第二十八節 欽廉上思之戰

第二十九節 河口之戰

第八章 革命事業之推進

三一

三一

三二

三二

三八

四五

四七

五二

六〇

六〇

六五

六六

六九

七二

七二

七四

七七

七九

八〇

八二

第三十節 同盟會南洋支部之成立.....八三

第三十一節 革命團體佈告星洲.....八五

第三十二節 赴歐情形.....八六

第三十三節 在美情形與錫礦計畫.....八七

第三十四節 廣州新軍之戰.....八八

第三十五節 由美東行之革命情形.....九〇

第三十六節 檳榔會議籌備軍餉.....九二

第三十七節 陶章內閣忍痛聲辨.....九五

第三十八節 三月二十九日之戰.....九八

第九章 滿清滅亡民國成立.....一〇七

第三十九節 武昌起義情形.....一〇七

第四十節 各地響應之概況.....一一〇

第四十一節 致力外交促成革命.....一一八

第四十二節 就任臨時大總統.....一二〇

第四十三節 議和與辭職.....一二五

第四十四節 建設鐵路計畫.....一三一

第四十五節 錢幣革命.....一三五

第十章 討袁.....一三九

第四十六節 二次革命之因果.....一三九

第四十七節 重遊日本之初時懷抱.....一四四

第四十八節	中華革命黨之成立	一四五
第四十九節	再次討袁	一五〇
第五十節	消滅帝制後之謀國主張	一五六
第十一章	護法	一六〇
第五十一節	護法廣州任大元帥	一六〇
第五十二節	建國方略之著述與南北和議之主張	一六六
第五十三節	逐岑陸粵軍返粵一	一七〇
第五十四節	任非常大總統	一七三
第五十五節	北伐之波折	一七六
第五十六節	北伐時之時局主張	一七八
第五十七節	廣州蒙難	一八一
第五十八節	在滬時之討袁計畫及沈鴻英之變	一八七
第五十九節	討陳後和平統一之主張	一九〇
第六十節	東征	一九三
第六十一節	關餘交涉	一九五
第十二章	中國國民黨改組後之發展	一九九
第六十二節	改組中國國民黨確立三民主義與政綱	一九九
第六十三節	公佈建國大綱國民政府成立	二一一
第六十四節	組織黨軍設立軍官學校	二一六
第六十五節	二次北伐討曹賄選	二一七

第六十六節	商團暴動之處置	一二三
第十三章	北上逝世與飾終典禮	一二八
第六十七節	由粵到滬主張國民會議	一二八
第六十八節	由滬赴津經日本時之言論	一二三
第六十九節	至津臥病與段商國是	一二三八
第七十節	病情與逝世	一二三九
第七十一節	安靈哀音	一二四二
第七十二節	奉安典禮	一二四四
第七十三節	陵墓	一二五一
第十四章	遺教	一二五四
第七十四節	著作及講演紀錄要目	一二五四
第七十五節	嘉言錄	一二五五
第十五章	家屬	一二六〇
第七十六節	妻室	一二六〇
第七十七節	子孫	一二六一
附錄		一二六五

國父事略

第一章 兒童時代

第一節 誕生日期及命名

中華民國創建者，中國國民黨總理，國人尊稱 國父之孫中山先生，廣東前香山縣（即今之中山縣翠亨村）人。誕生於公歷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上午四點鐘，即夏歷丙寅十月初六日寅時。時當滿清同治五年，距英法聯軍入天津，破北京，焚毀圓明園，咸豐帝避難熱河為六年；以種族革命相號召之太平天國洪秀全滅亡僅二年也。

國父名文、字德明、又字逸仙，初生名象字日新，又字帝象，此以父母之愛，契村里「北帝神廟」之名而名之，冀神明保佑，速其長成；蓋 國父誕生時，父道川公已過知命之年，母楊太夫人亦年近四十，晚年得子，其愛逾恆，故從俗名之。「中山」係 國父三十二歲時，為革命逃亡日本，用以避人耳目所取之別號，當時署其居曰「中山樵」；繼又署「高野」，其後留歐美，曾一度稱陳文字載之。或高達生杜嘉德，隱姓諱名，事非得已，固非 國父有意弄虛玄，用以炫人者。然 國父非但為自己之名，因時更改，而滿清官邸、章，且改其「文」為「汶」，乃 國父之名因公益顯，而所謂大清帝國者，以 國父之力，改為中華民國焉。